

耿立

著

对历史的叙述，有彰显，有遮蔽，有过滤，有虚饰。
不被意识形态左右，不被概念化裹胁，在激情中有冷静，在冷静中有关怀。

无法湮灭的悲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耿立

著

W u f a Y a n m i e d e B e i c h u a n g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无法湮灭的悲怆

目 录

1 / 自 序

1 / 斯人也斯疾

10 / 悲悯的律性

17 / 谁的风月

30 / 读东坡,读

34 / 堕落的快

41 / 胡河清祭

47 / 合理的与

61 / 还看头来

77 / 黄昏和夜

87 / 回忆蝗虫

94 / 老昌耀

99 / 文字之轻与三道藏子之重

113 / 铭骨苦难

117 / 义士墓

123 / 日午山海关

134 / 三

149 / 铁马冰河

I267

G334-2

天蚕灭

香 卦

拜 叙 丑 贵

并 赠 出 另 人 附 贵

号 985 祝 北 半 中 市 印 贵

同 公 丑 贵 附 官 附 印 鑫 梁 北 同

2010 年 2 月 第 1 版

2010 年 2 月 第 1 次 印 刷

787mm × 1095mm 1/16

232 千 字

18.52

59.8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法湮灭的悲怆/耿立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4

ISBN 978-7-221-08921-2

I. ①无… II. ①耿…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6115号

无法湮灭的悲怆

作 者 耿 立

责任编辑 杜培斌 耿 芸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32千字

印 张 18.25

定 价 29.80元

作者简介

石耿立，笔名耿立，1965年生，山东鄞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山东省菏泽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读书好眉批，教书尚幽默，写书求滋味。左手诗歌，右手评论，尤喜散文随笔天性自由，作品多次跻身于中国散文、随笔排行榜，被《新华文摘》和各种权威文学选本选载，是当下国内有影响的青年散文家。

本书重新还原那段悲抑的历史。当赵登禹挥动大刀倒在血泊、赵尚志惨死汉奸宵小之手、杨靖宇的弹尽粮绝英雄末路都以细节的方式呈现时，读者如何忍住不哭？当一个团半日之内临阵“升迁五个营长，都壮烈牺牲”，却仍与力量悬殊之敌对峙，当田横五百士的遭遇重演，被日军逼上绝路的八百多名十七岁左右的新兵，在叩拜了天地父母后前赴后继地跳入黄河，读者如何忍住不哭？……哭泣，不只是祭奠英雄，更为那打不垮的民族之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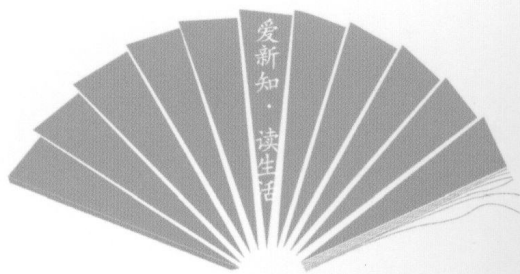
耿立散文系列

乡野意蕴：《藏在草间》

品藻人物：《绕不过的肉身》

畅谈水浒人生：《说人物谁是人物：

脍炙水浒人物》



品味文化生活
点亮智慧人生

订购热线：86-010-51401068
投稿邮箱：sarah_01131221@sina.com
网址：www.beijingsanda.com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com

自序

有几人在登高的时候，能体悟到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苍凉心绪？

在时间绵长的消逝中，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曾经照今人。怀才不遇的陈子昂在古燕国的土地上，一定会想起战国时期燕昭王礼遇乐毅、郭隼，燕太子丹礼遇田光等历史事迹，但前代贤明的君主见不到陈子昂，后来即使有贤明的君主，陈子昂也不会遇到。登台远眺，宇宙茫茫，天极大，地极阔，北方苍茫的天宇下，只孤独一人，兀立荒原，如受伤的狼，惨嚎着。《楚辞·远游》里这样的句子：“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可谓陈子昂的精神远祖吧。

那只有穷途而哭，对着一轮残照，长涕郁郁，作为一个孤独的歌者，能搢子昂泪者是谁？又有谁千年之下，每展读是篇，也是郁积在胸，块垒难以纾解。

但是细细想来，这首诗的一个细节，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那就是陈子昂怆然涕下。是这个细节，保证了精神的饱满，给精神性以支架。

那是诗歌，而在散文的写作中，细节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是我思考并关注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字不失重。

散文的细节是物质的，不能轻飘失真，它是一个容器，也是外壳。但是很多写散文的人往往在这里失足，很多的人追求所谓的诗意，忘

WUFAYANMIEDEBEICHUANG
无法湮灭的悲怆

掉了真实乃散文的基础。从杨朔《雪浪花》里的老泰山的名字,到他把剪刀能铰云霞的话语,让人感到这样的老渔民是有大学知识和水平的。

有人把诗作为散文的追求,最后使散文走入了狭小和魔道,我想,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常以文字的瞒和骗来和生活及真相割裂的民族,思考细节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是抵抗凌空蹈虚的无奈的办法和拯救之道。

墨哲兰(张志扬)先生曾有过这样的沉痛思索,他说:“……我无法欺骗自己,我的经历向文字转换时有苦于表达的失重状态……此种现象‘一旦被意识’,真有读写不安宁的惶恐,‘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坦白地说,至今我没有找到可以安宁的答案。”

是啊,选择哪个词,是写作者的权利,但这里面也难免有投机,有逃避,有故意,有栽赃,有扩大和缩小的嫌疑。

张志扬的好友萌萌死掉,张志扬怀念萌萌的一篇散文《炊烟》后面有个补注,引起我的兴趣。现抄录如下:

“炊烟”、“往事成烟”,写完之后,我突然发觉,一个词语就是一个存在的隐喻。

“烟”,名词,可用“这是烟”命名,可用“烟是什么”追问其定义,也可用“烟不是什么”如不是“云”,不是“雾”,不是“汽”来巩固其定义的确定性,表明“烟”是一个实体,一个事件,一个经历,一个抹煞不掉的存在。

但“烟”又是可以消逝的,或者说,烟是一个可以消逝的存在,是不在场的在场性——它在着;又是在场的不在场性——它消逝了。“烟”,一个直观着的痕迹、踪影。

所以,“往事成烟”,即往事成为踪迹,而且这是一个间断着、发散着的踪迹,它决不单向度地把你指向过去,它其实是可以指向任何一个方向的,无论是对成功者或对失败者,都绝对地等值。

如果说,她,和她的炊烟的意象,给我留下了什么,恐怕是“烟”。
一个生存的隐喻。

这是张志扬在怀念萌萌散文后的补记,萌萌死掉了,如烟飘散么?如烟消失么?尼采说:“很多人死得太迟,而有几个人又死得太早。”是啊,有些眼前的、嘴边的、心里的东西你真的能写出么?生活的真,个人的经验如何向文字转化?在转化的过程如何不失真不失重?

文字是吊诡的,有些词死了,有些词异化了,词里也暗含着诸多的陷阱,作者稍有不慎,连自己也会掉到习焉不察的陷阱里。是啊,在写作的时候,下笔每一个词都要像张志扬先生辨察“炊烟”的细部一样,笔下有生死啊。

回到散文写作,我以为,日常的、世俗的、没有经过污染的细处和语言更加本真和贴近现实。当杨朔在歌赞海市里生活美好的时候,在写小蜜蜂的时候,杨绛也写到了农村,她写到农村的狗,杨绛写道:村子里的狗,哪一只不吃屎!她女儿初下乡,同炕的小娃子拉了一大泡屎在炕席上,女儿急得忙用大量手纸去擦。大娘跑来嗔她糟蹋了手纸——也糟蹋了粪。大娘“呜——噜噜噜噜噜”一声喊,就跑来一只狗,上炕一阵子舔吃,把炕席连娃娃的屁股都舔得干干净净,不用洗也不用擦。女儿每天早晨,听到东邻西舍“呜——噜噜噜噜噜”呼狗的声音,就知道各家娃娃在喂狗呢。

杨绛下了乡才知道为什么猪是不洁的动物,因为猪和狗有同嗜。不过猪不如狗有礼让,只顾贪嘴,全不识趣,会把蹲着的人撞倒。狗只远远坐在一旁等待,到了时候,才摇摇尾巴过去享受。

这里的猪和狗,不是杨朔笔下的蜜蜂、红叶,也非泰山极顶里鸡的爪子踏在石板上,写下的小小的“个”字,美则美矣,却隔了许多。

杨绛在《干校六记》里的文字,才是更有冲击力的20世纪60年代农民农村的真实,杨朔诗意确乎诗意,但离真和震撼也远,当他歌赞的时候,他不知道几年后文革的火把能把他也燃烧了,最后自杀了之。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灾荒、大饥饿在杨朔笔下成为了诗意,把生活之悲剧转换为一出闹剧,这是老中国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精神的沉沦,使很多人对生活的苦难缄口,对苦难冷漠。把散文作为美文、作为诗意来处理,我们可以问,经过淡化

WUFAYANMIEDERBEICHUANG

无法湮灭的悲怆

稀释了的悲剧还是悲剧吗？更何况把悲剧喜剧化，最后化掉的是一种担当的精神，是一种对苦难的遗忘，在审美的沉醉中，把他人之血变成了我的诗酒文章。

当然在散文的写作里，真的情感，真的场景，真的性情是必要的，在散文写作中，仔细斟酌细节，把细节的物质性把握住，发现或显现细节的精神性，是散文写作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在司马迁《史记》里，我们能体悟到。《史记》里的很多细节，很有震撼力，那些人事突破了个体极限，但根植在土地上，有世俗的根基，有超拔的念想。

我知道在所谓的写作艺术上很多人常常强调精神层面、艺术架构，但往往缺乏本该最宝贵的历史责任和民生视角，这使得许多作品变得飘忽无根。无根的艺术往往是唯新求变是尚，无根的艺术往往追求作品的“深刻性”，于是形式感、语言的虚化把作家压得气喘吁吁。其实引车卖浆者的生活，才是历史的根，无根的艺术是苍白乃至无血性的，把人们拒斥在外。

其实对所存在事物的表达，不仅是在运用语言选择场景细节，我们的汉语言有时多么暧昧，模棱两可，虚幻和象征，它涉及到一个关节点，那就是写作者的看法。是漠视、说谎、置之于身外，还是参与、体验、感同身受的“在场”。“在场”，不仅仅是指作者亲身经历的在场，更多的是指作者的精神参与、心灵共鸣、置心其中的在场。“在场”的一个标志，就是把别人的、过去的苦乐当成自己的苦乐，把对人与事的陈述转化为自身的血肉体验。任何事物都与我们有关。我们“在场”的程度决定着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度。记得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作品。那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当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他以新闻专业者的角色，按下快门，但后来呢，他离开了，兀鹰和小女孩最后的结局他不知道。卡特在荣获他一生中最高荣誉的两个月之后，自杀身亡。

人们会想卡特为什么当时没有主动救助这个小女孩，他能拍下这个画面，说明他的职业敏感性，当时他的职业“在场”，可他的生命不

“在场”，最后，这次生命的缺席成为他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选择了自杀。从他选择自杀，说明卡特是个敢担当的汉子，反顾我们的周围，在文革中，在反右中，多少的诬陷者、告密者、杀人者，几人在亏与欠中以自己的生命赎罪呢？

在这一点，我特别赞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09年2月，被授予耶路撒冷奖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为了传达一个信息”，来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参加颁奖仪式。在15日的主题演讲中，村上春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东道主以色列不久前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他把人类比喻成撞墙的蛋，并声称“我站在蛋的一边”。原先我把村上春树当作流行的小说家，错误地认为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担当，看了村上春树的演讲，我觉得应该为自己的偏见给村上先生道歉，他的演讲是近年读到的最震撼我心的文字，我节录一点，作为我散文序言的结尾，也是我在散文写作时努力站在鸡蛋一边的动力：

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付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的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

WUFAYANMIEDIBEICHUANG

无法湮灭的悲怆

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征召到中国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是啊,对于墙来说我们毫无胜算,但我们站在蛋的一边,温暖孤苦无告的灵魂,给他们以慰藉。

目 录

- 1 / 自 序
- 1 / 斯人也斯疾
- 10 / 悲悯的佛性
- 17 / 谁的风月
- 30 / 读东坡,想起秋白
- 34 / 堕落的快意
- 41 / 胡河清祭
- 47 / 合理的与不合理的
- 61 / 还吾头来
- 77 / 黄昏和夜的杳鸣
- 87 / 回忆蝗虫
- 94 / 老昌耀
- 99 / 文字之轻与三道崴子之重
- 113 / 铭骨苦难
- 117 / 义士墓
- 123 / 日午山海关
- 134 / 三姓家奴
- 141 / 参不透的井与笕
- 149 / 铁马冰河

- 166 / 无法删除的号码
171 / 无法湮灭的悲怆
187 / 无望的正义
204 / 湮灭漆园
210 /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221 / 谁能免于死于心碎
225 / 远来先生
234 / 历史的悲情——胡风冤案札记
240 / 最后一个地主女人
247 / 不忍逼视的细节
258 / 猪 叫
262 / 悲哉上将军——张自忠

斯人也斯疾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

—

有时病是一种追踪。

在《诗经》的河岸水湄，当处在爱情里的女子在丰草间走过，那关关的雎鸠，就把脖子扭了，就像翩翩公子的眼珠，不会转旋。

当如口哨的长啸遇到了阮籍；当南山遇到了陶渊明，世间就有了对物情人骨髓的呆痴。

杜丽娘做了一场春梦，竟夜无眠，翌日再回花园觅觅寻寻，只图旧梦重来，然而不能承受之重使她一病成疴，于中秋夜情殇而歿，临终嘱人将她葬在梅树下。只要有梦，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病还会一版再版，从竖排到横排，从繁体到简化。

李白遇到了酒，苏轼遇到不合时宜，我们开始看到了另外模样的青莲和东坡。一段树木遇到了坎坷，一片晕纹追踪到了石头，一粒沙子嵌进了蚌壳，于是一切开始不同，他们超越了常态，从此生命开始了另外的惊奇。

WUFAYANMIEDEBEICHUANG

无法湮灭的悲怆

苏轼说：“木有癭，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多好啊，于是我们知道了太白，肝硬化怎杀得死他？“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于是我们偷偷闭门看带病的、有点邪气的《金瓶梅》，知道了晚明的梅枝上沾染了梅毒；门外的雪白了，拥被而读的快乐，如偷妓的欢愉。

我们知道了病在挑剔，为何它有时追踪某些人群，又与某些人失之交臂；没有了感冒的鼻涕，我们不会感谢平时清爽的难得；没有了失恋的锥心与泣血，我们怎么测度爱的深广？

病有时是一种符码，我们看抚胸的西施，知道了生命的神秘；我们看青山追踪到了稼轩，知道了人与自然脸颊的妩媚。

二

是少年时的夏季，在离黄河 10 华里的平原，麦秸垛的草窝里，天黑还早呢，天上却有着白白的弦月，我读一本刊物上的伏尔泰的传记。伏尔泰并不知道平原深处的一个小镇叫什集，不知道一个孩子偶然地读到他，麦秸垛的顶部是打场时遗漏的麦子在雨水后萌发的青芽，还有一只麻雀在喳喳地叫着，它也不明白伏尔泰。当时我还没有读到夫子“斯人也而有斯疾”。隔了两千年，我却知道了夫子不知道的伏尔泰的一种怪怪奇奇的病。8 月 24 日，是基督教徒一年一度的圣巴托罗缪节。每到这一天，伏尔泰就浑身发热，高烧不止。

1572 年的这一天，法国巴黎是在血泊中度过的，历史上称为“圣巴托罗缪之夜”。

这天凌晨的前夜，巴黎各教堂的钟声突然訇訇而作，阴森可怖，手执刀刀的天主教徒，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冲上街头。他们闯入胡格诺的住宅，见人就杀。1572 年 8 月 24 日圣巴托罗缪日，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法国士兵、教士和暴徒开始对毫无准备、手无寸铁的新教徒（包括妇女儿童）进行屠杀。杀戮行动从巴黎开始，很快像瘟疫一样蔓延到其他地方。

一周内，约 10 万新教徒被杀。

一时间,整个法国血流成河,尸枕如山。

河流中的尸体枕籍之多,以至于数十个月之后,河里的鱼仍然没有人吃;在鲁瓦尔山谷中,狼群无需辛苦捕食,只需溜出深山,便可尽情享用谷中的尸体。消息传到梵蒂冈后,教皇当局竟鸣钟放炮以示庆祝;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竟委约意大利画家瓦萨里画了一幅关于大屠杀的壁画,该画至今仍挂在梵蒂冈。

二百年了,大屠杀以伏尔泰的胸膛为发酵池,巴黎各教堂的狰狞钟声回旋在他的耳边,胡格诺教徒临死前的呼救声攥击着他,那些冤魂缠绕他包围他轰击他,他以自己的胸脯做鼎镬,以教徒临死的哀告做炭。每到这一天,高烧的伏尔泰就给朋友写信,总署上一个滚沸着悲愤的名字:“écraser L' infame——踩死败类!”后来索性就缩写为“écr. Linf”,以致有一个拆看他信件的检查官,竟以为这些信的作者确有其人,就叫 écr. Linf 先生。伏尔泰的“败类”究竟何指?人们争论不休,人言人殊,我以为所指与宗教狂热不容异端的疯癫,相差不会很远。

“圣巴托罗缪之夜”使我想起卡斯特利奥在反对加尔文时说的话,“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在伏尔泰眼里,生命比任何教条理论和主义更神圣。生命不能重复,人头非同雨夜剪下的春韭,可以苏生,如果哪个教规理论忽视生命,视生命如草芥刍狗,认为可以为一个虚幻的乌托邦而毁弃生命,蔑视生命,那我们尽可以希望这样的教义速腐,而生命不朽。

生命不可重复,而圣巴托罗缪之夜却在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重现。

我不知道人们在谈起这些事件时,是否会为人类的残忍呕吐?

天要黑了,读到伏尔泰的病,我的眼睛热涨起来,我想到了《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是初中老师在黑板上补充的文言文,记得老师说写《西铭》的张载有个病态的举动——好听驴叫,当时教室如麻雀

WUFAYANMIDEIBEICHUANG
无法湮灭的悲怆

炸窝：“阿儿……阿儿……阿儿……”

现在我理解了，这不是病，也是病，病在物我与也。

三

是在接触龚自珍很久才知道他有一种奇怪的病，也许童年接触的龚自珍是别人和政治话语强塞给我的一个法家形象的龚自珍，那是在乡村的学校里，民办教师黄老师，有一天在麻雀叽喳的讲桌前，读出了《己亥杂诗》第二百二十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老师读完很形象地劈了一下手，像戏台上站在高坡眼望前方的正面人形象，老师说毛泽东喜欢龚自珍，鲁迅也喜欢龚自珍。

后来真正走近龚自珍是读了《龚自珍诗全编》，就扫去了童年时的印象，感到龚自珍的绝望和独异，痛苦和燃烧。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一个人在莫名其妙的路途狂奔的时候，我找到参照，这是龚自珍。他的出现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他带给人希望的是绝望，对末世的绝望，他甚至连梦也不要：

春梦撩天笔一枝，

梦中伤骨醒难支。

今年烧梦先烧笔，

检点青天白日诗。

是的，烧梦，只有彻骨彻肤的疼痛，才会有这样的慷慨和决绝，把梦与笔同殉，这是走向虚无的一个绝望的呐喊，他看出了病态的社会，目光如炬。“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上至将相，下至市侩，居然都是浑浑噩噩，整个社会人才匮乏，士人学者不知礼仪廉耻，究其底在于强权者“戮心”的策略，圣人以万物为刍狗，统治者以百姓为刍狗，他们对于百姓，“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当彼其世也，